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



奥地利卷

获救之舌

〔奥地利〕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陈恕林 宁瑛 主编

工人出版社



089004



获救之舌

(奥地利)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前　　言

在西方文学史上，自传体作品的产生虽源远流长，却一向很少受人重视，近十来年的情况似有转机。在当代语德传记文学中，卡内蒂的自传格外受人青睐，他的《获救之舌》1977年间世后，很快成了畅销书，不断再版，印数递增，轰动了整个德语文坛，受到舆论界的好评。《每日镜报》称赞说，“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自传应属这类文学中超越时代的少数范例之列，因为它把真实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把个人的小天地同延续着的时代历史熔为一炉。”《时代报》把它誉为一部“经典性的传记”，“富有诗意的传记”。它为作者1981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瑞典皇家科学院约翰内斯·艾德菲尔德院士在授予卡内蒂诺贝尔文学奖时作的授奖词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自传（当时只完成两卷），称它们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说在本世纪德语自传体文学中，象他这样的作品“为数甚少”。

卡内蒂虽然在30年代初已开始创作生涯，但在德语界里却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他的长篇小说《迷惘》（1935）的头两版几乎没有引起反响，直到60年代中期第三版时才博得广大读者的赏识。1981年，76岁高龄的卡内蒂由于“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幻想和艺术力量”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震动了

世界文坛，人们从此对他和他的作品刮目相看。当然，卡内蒂不是大器晚成的问题，而是人们对他的认识被延误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被迫流亡英国的后果。在英国，他的作品早就受到评论界的称赞。

卡内蒂1905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的小城市鲁斯丘克（现叫鲁塞），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1911年6月随同父母移居曼彻斯特，同年10月父亲溘然逝世。后来跟随母亲到维也纳（1913）、苏黎世（1916）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21），在这些地方念小学和中学。1924年回到维也纳攻读化学，同时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学。1927年7月12日目睹愤怒的维也纳工人群众纵火烧掉司法部大厦，事件对他思想的发展和《迷惘》的产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9年获理科博士学位。在卡尔·克劳斯的影响下，30年代初走上创作道路。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经巴黎逃往伦敦。战后轮换地住在英国和瑞士。

卡内蒂受过多种语言教育，通晓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后者是他8岁时在母亲的强制和教导下在短短的三个月内突击学会的，后来他惯于用德语写作，他终生的事业同德语结下了不解之缘。瑞典皇家科学院艾德菲尔德院士在那“授奖词”中指出：“这位萍踪不定的世界作家有他自己的故乡，这就是德语。”毫无疑问，他的作品属德语文学之列。

卡内蒂经历过战争的动乱，饱受过生活的磨难，同时又亲身感受现代文明社会的威胁，因此他的作品是内省、沉思的，富有深刻社会批判性的，同时还具有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特征。他的创作，从小说、戏剧到杂文、日记和自传，都贯穿着一个主题：对生的焦虑，对死的抗拒。他的名作《迷惘》写一个学者受贪婪而愚昧的女佣人的摆布，终于精神失常，自焚身亡。小说通过这位学者的不幸遭遇展示了一个人性泯灭、人欲横流，令人深

感迷惘和恐惧的社会。剧本《婚礼》(1932)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堕落。参加婚礼的来客，完全是一群贪婪者和色情狂，从14岁的小姑娘到80高龄的老头子，个个都毫不隐讳自己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同其他异性客人睡觉。卡内蒂的另外两个剧作《虚荣的喜剧》(1950) 和《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 也触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私、贪婪和放纵等现象。他的著作《群众和权势》(1960) 企图探索法西斯的篡权和群众受愚弄的根源。在卡内蒂的创作中，自传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耳中火炬》(1980) 和《眼的游戏》(1985) 是卡内蒂自传体三部曲的后两部。前者写他20年代在德国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影响下成长为作家的过程；后者写他30年代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以1937年他母亲的逝世告终。

《获救之舌》记述了作者1905至1921年间在保加利亚、英国、奥地利和瑞士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它是卡内蒂自传体三部曲的头一部，也是更富有艺术魅力和特色的一部。

记实事，抒真情是《获救之舌》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传记（包括自传）崇尚真实，写真实乃是它的基本要求，也是它的价值所在。《获救之舌》的可贵之处也在于它不仅忠实于客观世界的真实，同时也忠实于作者主观世界的真实。它既展现了作者成长的独特环境、错综复杂的家庭与亲戚的关系（祖父与外祖父的矛盾、父亲与祖父的冲突、公媳的不和）、小卡内蒂曲折的道路、奇特的机遇、浪漫的情趣以及他的兴趣爱好、古怪的个性、政治主张等等，同时又揭示了一个未成熟孩子的心灵世界。它既让读者看到小卡内蒂的优点（诸如强烈的求知欲望、积极进取的精神、善于观察的目光），也不隐讳他的缺点（诸如自私、嫉妒心理、复仇心理）以及个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孤僻、沉于幻想）。自传中的卡内蒂，仿佛医学院校里供学生了解人体结构的

玻璃人——你可以看见他的里里外外，他的一切。

《获救之舌》虽是卡内蒂晚年之作，但并非是一个老年人的回忆录，而是从少年儿童的角度和心理写成的作品。书中既有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有妙趣横生的生活插曲。小卡内蒂同他的小表姐、他的游戏伙伴劳里卡的冲突多么令人震惊啊！那时年仅5岁的小卡内蒂求知心切，总想看看劳里卡的课本，不料受到戏弄，一气之下险些用斧头把她砍伤，自己受到爷爷严厉的斥责。自传中关于母子关系中的一段插曲，实令人忍俊不禁。父亲死后，年轻而又漂亮的母亲自然成了求爱者的轴心。年仅6岁的小卡内蒂不愿母亲再嫁他人，便自动扮演了“监护人”的角色。他时刻监视着母亲的“外交”活动，想方设法阻止求爱者与她接近，他甚至幻想那成了约会的阳台突然倒塌，好让不受他欢迎的来客随之一命呜呼。书中关于这段奇闻逸事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早熟的、却仍然幼稚的孩子的心理，读来令人感到真切。

把个人的生活经历同时代社会联系起来，是《获救之舌》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所谓自传，顾名思义，是指一个人记述自己的事迹。《获救之舌》的作者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存发展与时代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他没有孤立地写个人的生活经历，而是同时代社会挂起钩来。在自传里，保加利亚那座多民族杂居，每天能听见七八种语言，具有某些东方色彩的小城市鲁斯丘克，吉卜赛人的流浪生活，犹太民族的风俗习惯，一些地方的湖光山色，本世纪中欧特别是维也纳的政治文化生活，1911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和随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维也纳的战争气氛，战争的灾难和后果，中立国瑞士的民主主义政治等等，就象斑驳陆离的图画，一幅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生活道路，同时也从不同的侧面见到了他所经历的社会和时代。

《获救之舌》的第三个特征是富有文学色彩的记述和描写。

作者毕竟是一位作家，他不以写真实为满足，还要以他的生花妙笔去揭示他的生活道路，再现他所经历的世界。自传语言朴实明快，形象生动（开头的一句“我幼年时代的回忆淹没于一片红色之中”，就颇有诗意）。令人佩服的是作者锐利的目光、惊人的记忆。不但主要人物写得生动逼真，就是在书中仅露面一两次的次要人物（如老师、同学等）也在寥寥数笔中跃然纸上。

以上特点赋予这本自传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它成为一部不断再版、畅销不衰的佳作。

本书第一二部由陈恕林译，第三四部由宁瑛译，第五部由蔡鸿君译。

陈恕林

1988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 鲁斯丘克 (1905—1911)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3
为家族而自豪.....	4
狼群与狼形人妖.....	8
亚美尼亚人的斧／吉卜赛人.....	13
弟弟的出世.....	17
土耳其人之家／爷爷与外公.....	20
普珥节／慧星.....	24
有魔力的语言／火灾.....	27
蝮蛇和字母.....	32
谋杀.....	35
诅咒旅行.....	38
第二部 曼彻斯特 (1911—1913)	
糊墙纸和书籍／在默西河畔散步.....	45
小玛丽／泰坦号沉没／斯科特船长.....	53

拿破仑／吃人的客人／星期日的乐趣.....	6 ¹
父亲之死／最后的说法.....	68
天上的耶路撒冷.....	75
日内瓦湖畔学德语.....	81

第三部 维也纳 (1913—1916)

墨西拿地震／家中的城堡剧院.....	97
不知疲倦的人.....	103
战争的爆发.....	111
美狄亚和奥德修斯.....	16
保加利亚之行.....	121
恶的发现／维也纳要塞.....	131
阿丽克·阿斯利尔.....	139
诺伊瓦尔德格的草地.....	145
母亲的病／讲师先生.....	148
大胡子在博登湖中.....	154

第四部 苏黎世——绍伊希策大街 (1916—1919)

誓言.....	165
一间装满礼物的房间.....	169
间谍活动.....	174
希腊的诱惑／认识人类的学校.....	177
大脑壳／与一个军官辩论.....	186
日课与夜读／馈赠.....	190
催眠术和嫉妒心／重伤员.....	198
戈特弗里德·凯勒庆祝会.....	205
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209

第五部 苏黎世——蒂芬布魯伦 (1919—1921)

雅尔塔公寓心地善良的老处女 / 魏德金德博士	221
菠菜的种系 / 尤尼乌斯·布鲁图	237
在伟人们中间	242
食人怪物的迷惑	246
遭人憎恨	253
申请书	259
禁令	268
老鼠疗法	274
有标记的人	278
动物的出现	281
卡尼特弗斯坦 / 金丝雀	288
醉心者	293
历史和忧郁	303
募捐	309
巫师的登场	312
黑蜘蛛	316
米开朗琪罗	322
堕落的天堂	328

第一 部

鲁 斯 丘 克

(1905—1911)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淹没于一片红色之中。一位姑娘抱着我走出家门，我面前的地板是红色的，从左边走下去的楼梯也是红色的。我们家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笑眯眯地走出来，他友好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的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把手伸进他的衣袋，取出一把折刀，把它打开，将刀口伸到贴近我的舌头的地方。他说道：“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不敢将舌头缩回去，他靠拢得越来越近，他的刀口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就在最后一瞬间，他将小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他把小刀折好，塞进他的衣袋里。

每天早上我们走出家门来到红色的走廊里，对过的那扇门开了，那个笑眯眯的男人也出现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等待着他发布伸舌头的命令。我知道他将会割掉我的舌头，一次比一次害怕。一天就是这样开始，这样的事情遇到过多次。

此事我铭记在心里，好久以后我才向母亲询问此事。从地板

和楼梯都是红色的这点看来，她断定是卡罗维发利^①城那所供膳宿的公寓，在那里她和父亲与我一起曾度过了1907年的夏天。为了照管我这个两岁的幼儿，父母从保加利亚带来了一个小保姆，她还不满15岁。她惯于一清早就抱着孩子外出，她只说保加利亚语，却在热闹的卡罗维发利处处都认识路，并且总是准时带孩子回来。有一次，有人看见她跟一位不熟悉的年轻男子在街上走着，关于他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可谓偶然相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个年轻男子住在我们正对面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有时候，姑娘夜晚迅速走到他那里去。父母亲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便马上送她回保加利亚去了。

他们俩——姑娘和那年轻男子，很早就离开公寓外出，他们起初必定是这样会面的，他们相好也必定是这样开始的。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

为家族而自豪

坐落在多瑙河下游、我在那儿出生的鲁斯丘克，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个极美的城市。如果说它是在保加利亚，那我关于它所作的介绍是不充分的。因为那里生活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天就可以听到七八种语言。除了保加利亚人外——他们常常来自农村，还有许多土耳其人，他们有自己的住宅区，与之毗邻的是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②的住宅区，即我们的住宅区。还有希

① 捷克斯洛伐克西捷克州温泉城市。

② 指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移居北非、地中海各国（今天特别是巴尔干的一些城市）和北莱茵的犹太人后裔。

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吉卜赛人。从多瑙河对岸来的罗马尼亚人，我的乳母——但我想不起她来了——就是一个罗马尼亚人。还有个别俄罗斯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对民族的多样性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我不断地察觉到其影响。某些人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特别的宗族，服装也与他人不同。我们在鲁斯丘克家里度过的六年过程中，曾雇用了一些仆人，他们中有一个塞加西亚人，后来又有一个亚美尼亚人。我母亲最好的女友是奥尔加，一位俄罗斯人。吉卜赛人每周都来我们大院一次，来的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仿佛是整个民族似的。他们使我感到恐惧不安，这我后面还要谈到。

鲁斯丘克是一个古老的多瑙河港口，作为这样的港口曾有过某些意义。它曾吸引过四面八方的来客，多瑙河成了经常谈论的话题。有许多故事讲述多瑙河冰冻的特殊岁月；讲述乘坐雪橇越过冰层到罗马尼亚那边去；讲述饿狼跟在拉雪橇的马后。

狼是我最初听人讲述的野兽。在保加利亚农村姑娘给我讲的童话里，有狼形人妖出现。一天夜晚，我的父亲戴着狼形面具来吓我。

要我对早年鲁斯丘克的勃勃生机、对它的苦难和灾祸作个介绍，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曾在鲁斯丘克发生过。在鲁斯丘克，其余的世界都被称作欧洲，要是某人乘船在多瑙河上逆流而上，开往维也纳，人家就说他搭船去欧洲。欧洲从那里即从土耳其帝国终结的地方开始。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中，大部分仍是土耳其公民，对他们来说，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生活总是好的，胜过基督教派的巴尔干斯拉夫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富有商人，因此新的保加利亚政权同他们保持着良好

的关系。并且，长期执政的沙皇斐迪南^①，是犹太人的朋友。

那些犹太人后裔的忠诚就有几分复杂了。他们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教区里教徒的团体活动对他们来说有点重要。这成了一—并非狂热—他们生活的中心内容。但他们认为自己是特种犹太人，这同他们的西班牙传统有关。自从被驱逐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彼此交谈的西班牙语很少变化。一些土耳其语的词虽被吸收进他们的语言中来，但仍可以认得出它们是土耳其语，并且人们几乎总是以西班牙语的词来顶替它们。我最先听到的儿童歌曲是西班牙语的，我听到过古老的西班牙叙事谣曲，而影响最强烈、对一个孩子来说颇具魅力的是西班牙的思想信念。人们头脑简单，骄傲自大，看不起其他犹太人，一个总是带有蔑视意思的词叫做“Todeso”这意味着一个德国的或阿什克纳^②犹太人。同一个“Todesca”结婚，那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作为孩子在鲁斯丘克听人谈论过或者我熟悉的许多家庭中间，我想不起有异教、异族男女通婚的情况。我还未满6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已告诫我将来不要同社会地位不相匹配的女人结婚。但是人们并不以这种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一般性蔑视为满足。在被逐犹太人后裔中间也有“上流家庭”，所指的是一些长期以来已富有的人家。人们可以听到关于一个人的最自豪的话，就是“es de buena famiglia”—他出身于上流家庭。我常听母亲谈论家庭出身，都听腻了，当她热情洋溢地谈论城堡剧院^③，同我一起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甚至后来，当她谈论斯特林堡—他成了她最喜爱

① 指斐迪南一世（1861—1948），保加利亚大公（1887）和沙皇（1908—1918）。

② 保持自己的语言与习惯的中欧、东欧犹太人，有别于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及其后裔。

③ 指维也纳国家剧院，建于1741年，在19世纪成了享有国际声誉的戏剧舞台。

的作家——的时候，亏她还好意思表白自己，说她出身高贵的家庭，没有更高贵的了。她掌握了多种文明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的文学成了她的生活的本来内容。在这热情追求的广博知识与她不断滋长的傲慢的家庭自豪感之间，她并没有感到存在矛盾。

还在完全沉醉于她的时候——她为我打开精神世界的一切门户，我盲目地和热情地听从她——我就已注意到这一矛盾，它使我痛苦难受，心烦意乱，因此在无数次谈话中，在我青年时代的每个时期里，我跟她都谈论此事，并指责过她，但我的责备对她毫无影响，她的高傲早就获得了表现的机会。她的这种狭隘性——这点我不理解她——使我很早就对任何由于出身而感到高傲的人怀有恶感、偏见。我无法太认真地看待有狭隘自豪感的人们，我把他们看作好象是异国他乡的有点可笑的动物。我突然发觉自己对那些以自己的高贵出身而自豪的人反倒有了成见，少数几个跟我相好的贵族，我得首先原谅他们谈论自己的出身，要是他们预料到这要耗费我不知多少力气的话，那他们会放弃与我友好了。一切偏见都是由其他偏见决定的，而最常见的偏见都是来自它们的矛盾。

加之，我母亲所属的特权阶层，除了其祖籍是西班牙外，就是一个有钱的阶层。在我的家庭，特别是在她的家庭里，我看到人们为钱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些完全乐意为金钱而卖命的人是最坏的。我熟悉从贪财到迫害狂的一切途径，我看到兄弟间由于贪钱而在长年的诉讼中互相搞垮，并在没有钱时仍继续提起诉讼，他们都出身于同一“高贵的”家庭并且都以自己的母亲为自豪。母亲本人也看到了兄弟反目，我们常常议论此事。她的理解力是敏锐、深刻的，她对人的鉴别力是经过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的教育提高的，但也是经过她本人的生活经验培养出来的。